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

卷之四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

記

思白堂記

元豐四年余遊吳過秀見林侯侯家於蘇而宦學於杭能道其江湖山林之美遊覽之樂而甚愛思白堂也其秋八月就舍錢塘問思白之堂而往觀焉臨淵而望西山樓觀出焉淵深而林茂魚鳥樂焉江海山澤林廬之氣相錯風林水麓鳥獸之聲相亂而雨暘寒暑晝夜之變不齊也慨然懷顧昔人之風聲而自樂一時之得意宜侯之甚愛而不忘也而耆老

豪傑文學之士請載之石以侈其賜余未有以辭也湖之東
洲保寧之寺故唐刺史白公居易燕遊之所也近時律師某
治其後堂而請於侯於是名之以致其思又大書之以表其
處而思白之號聞於吳中夫前世游居之士有傳於後者多
矣獨有意於白公何耶進則效其忠退則存其身仁以成政
文以成言此公之行而侯與士大夫之所爲思也公爲刺史
知民之嗇於水也築塘浚井其利至今豈特士大夫之思哉
夫怨其所惡思其所好人之所同士以德言民以功利其所
異也而吏無全能故上下之論不一若公則思者眾矣士之
爲善誠無事於言而行終其身功盡於事必待言而後傳則
又不可已也公言見於書行見於史故今有以思之此言之

不亡而記之所以作也林侯嘗以集賢校理通判秀州今爲
尙書禮部郎中其文學行治略與公等後之人又將思之其
可辭乎明年而余北歸又明年而爲之記不知余文使人思
之如兩侯否六年八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記

二亭記

居則行其仁仕則行其義家非仁不親君臣之際又有義焉
仁始於身內有以守同其樂於天外有以安同其好於人故
爲宮室苑囿以燕其居車馬器服以效其用賓射燕饗以廣
其意故能羣天下而世守焉錢塘關氏於其居之右地積土
爲阪伐石爲壇而藝以藥阪之下有甘井焉挾以二室左竹
右木斷而不斲命其阪曰藥阪壇曰芝壇井曰丹井左曰巢

亭右曰節亭自是關氏之父兄子弟仕而休者與夫學而未仕者朝夕在焉府縣之吏鄉邑之老與夫四方之過賓閒從其遊所樂雖異而各有得焉嗚呼可謂仁其身矣引而近之守莫固焉推而外之政莫善焉關氏爲吳大家世有彥士其宦於朝者三人仕於州縣者四人處而學者又十有幾人因而大之其興乎蜀方士李翁曰石有玉可攻甘井可化丹砂而未試也後有貪者將剝石以賈玉竭井以市丹砂關氏盛衰於是見之作亭之明年關氏之良彥瞻來京師以告其僚友游舊於是士大夫之能詩者皆爲賦之而屬余爲之記元祐元年八月丙戌彭城陳師道記

徐州學記

夫祭之有報以反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耕則祭先穡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夔於樂祭龍於社祭棄於稷祭皋陶於理祭周公孔子於學蓋自三代以來其之然學祀周公非也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季至孔子而大成蓋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焉自唐改祀孔顏及今元豐繼以鄒孟其徒與後之學者從祀而禮成徐故無學天禧幾年丞相濮陽李公迪來守改廟爲學置師弟子請名與田以教養之徐人始興於學而仕者眾矣徐地東近齊魯北屬趙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四衝六達之郊南北之亢頸也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故於兵家爲守攻之地其城因山阻水四來

承敵魏太武以百萬之師攻之不克時氏亦連年歷戰力極而亡故進則可攻退則可守形利勢便先發後從故項氏常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并護南北晉隋之間實以重兵稱謂大府蓋古用武之國故其人悍堅持氣尙力易爲攻剽然質直謹然諸寧死不隱故犯者雖眾而易治蓋可撫而教也熙寧幾年始置官師廣弟子員元祐四年中書舍人番陽彭公出守使其從事告於廟而新之又加其舊明年學成公率其屬文武之士祭以告焉於是州之學士大夫耆老子弟樂公之承上而報本也合而爲詩以侈後觀其詞曰

獲一作洙

泗之閒大彭之國霸者之餘以武爲俗雄桀之氣用

於盜賊亦有仁政莫救其成國之有學王教以明示之好惡

靡有不承廟學崇崇自我而公皇化其東徐方攸同桓桓三
聖七十其徒俯僂而趨有嚴其初有堂有庭居有室廬右絃
左書伐鼓于于成則有毀物惟其常前者不已後者其忘

思亭記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
數十歲不克葬乞貨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
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
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鬪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
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
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正隴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
狐兔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

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墓於郊而封溝之爲廟於家而
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
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
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
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
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
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正墓思發其所藏者乎
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
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
曰免矣遂爲之記元祐七年八月八日

彭城移獄記

徐居東方爲南境梁楚之郊其地四來無林澤之阻其民拙
木無武擊之技而其治多獄其獄多盜其盜多劫論以重典
購以重賞死者歲以百計購以巨萬計余徐人也知其說焉
慶歷嘉祐之間曹濮兩州稱爲盜區始用權制而徐故無盜
也治平末有爲徐守舍蕭盜夜穴其室私其裝焉於是請用
重法而盜由是興古之爲盜有三情民無生業惡子多費取
資於人凶年窮里老弱死閭巷壯者起而自救郡國亡命依
阻深昧以緩朝夕今之爲盜有二兩軍亡卒無以自存縣之
尉士終更罷歸凡民去耒耜更邑市偷惰侈靡不能自還而
其技足使也重法之盜有二姦猾誘民爲盜而反告逐捕之
吏以竊爲强上下相通以掠服之不然毒死獄中以幸賞徐

之盜有二其愚易罔其拙不能自明凡爲盜者五而徐之爲盜九凡盜不及利則緩死而徐之盜以身爲市而就死也凡盜抵法而徐之盜罔於法也可不察乎夫刑之不勝盜久矣故季康子以爲患智之不勝盜久矣故趙京兆盜謀輒覺而不能禁也購之不勝盜久矣爲購以盡敵也盜可盡乎然則勝之者可不可也劉叔貢父爲曹州盜賊衰息犴獄屢空或問弭盜之術叔貢父曰吾何術焉不以重地視之而已有爲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旣而盜止先君子所說先吏所爲世必以爲難而今人所行世所共知者復何難哉蓋世以簿書訟獄爲治故意不及其外而一切絕之非行之難而不爲也此兩人者特一其所遇敬其所事而其效如此又

況古之人善其身而行之者乎彭城獄故近市汶陽梁叔忱
廢縣圃而徙之爲南北之室以時寒暑不以考掠而獄益明
叔忱爲令有能聲方地數百歷年數十未有其比余爲徐學
官過之見其興作而屬余爲之記會徙潁不果作明年獄成
使來告而記之後之人以余所稱爲心以叔忱所治爲法彭
城之獄庶其清乎叔忱名子諒丞相莊肅公之孫以奉議郎
知縣事云元祐七年六月十五日陳師道記

彭城縣令石記

慶歷初西邊弛兵益修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令始出王官
行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爲令令三考用舉
者爲京官京官滿三歲爲朝官蓋士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

若相宜然而猶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爲州部五縣而四用選令故爲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績可紀今選士爲令於古爲加詳而吏治不盡如古其故何耶蓋漢承秦弊綱目疏闊吏自爲治故易爲功而非王制今法令備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不盡其用故其治難無赫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免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列縣令豈以令非王官不登簡策略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史氏有述焉令廳故無記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列於石凡十九人記與不記不足爲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爲有餘也元祐七年八月十四日陳師道記

披雲樓記

曹故周之成國亡而爲陶今定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南有
正焉禹貢所謂陶正墨子竹書紀年所謂釜正圖記所謂南
左山而州人所謂南魯太師之墓者也漢哀帝由定陶王而
爲天子尊其父恭王爲皇帝置寢廟如祖宗周正而城以爲
陵邑今州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正相屬六國魏王之
墓也有岡自東北屈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
而葬尙矣而曰魏隧王墓者以其始隧而葬也其後名州曰
左城墓曰左山岡曰左岡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
得而考也余謂爾雅正再成爲陶釜者負也猶陶也而皇甫
謐云舜陶河濱而名郭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誤矣然則

州之所治猶曹國之舊也朱公謂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
所交易班氏亦謂堯作成陽舜漁雷澤湯居亳故其土有先
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服以致畜藏秦漢去今
未久而幽僻荒虛商旅不出其塗五代承唐之亂田里壯少
棄本業酒食歌舞馳狗馬飾冠履強悍喜攻劫佩刀引強指
人之藏以爲費至殺吏士冒城郭皆與古異世亦多變矣故
常選用武吏重法厚賞擊伐斬殺獄市無虛日號曹濮爲盜
區吏常日夜訊掠證驗省文書出購募調兵選將期會赴告
不得休息故郊無臺池苑囿而府無閒館賓不勞贈吏無燕
賜號爲輔州大府而威重不稱豈上所崇極而下所觀聽者
哉曹近京師皇化所先承平百年風俗移易金鼓不作獄市

屢空吏始於其閒興築除飾以待四方之賓與閭巷之士而
來者繼焉堂館相望如諸侯居而連檐曲室坐者揮汗每盛
夏常閉閤謝客於禮猶有闕也朝請大夫郭侯之爲是州不
忍盜賊其民必以仁恕而人益勸振其綱目百職具舉而府
益無事又連歲大穰家有藏積其明年之春始因其舊廣而
新之爲披雲之樓其地之宜與登望之樂棟宇之制爲一州
之勝而其費蓋不及民也夫人不以久勞亦不可以久逸逸
者所以待勞也勞逸相濟然後身而安事治禮曰仲夏之日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昔呂不韋與其客記其所聞以爲
月紀則居高矚遠乃先王之政也而世之吏道致期會程文
書以爲治蓋亦知其一焉臺池苑囿燕射田漁雖非政之所